

我读懂了父亲的眼神

父亲搬出那只大玻璃罐时,竹篮里的枇杷已经洗好了,黄澄澄堆着。他今年七十有二,动作比往年慢了些,但洗罐子、擦干、晾晒,每一步都不肯让我插手。“你看着就行,”他说,“以后总归轮到你。”罐口对着太阳,他眯着眼反复确认里面有没有水渍,那认真的样子仿佛在检查一件传家宝。

他搬个小凳坐下,开始去核。两手一掰,果肉裂开,小刀尖一挑,果核随之干净利落地落进碗里。枇杷汁顺着他的指缝往下淌,他也不擦,偶尔抬头看我一眼:“去把冰糖拿来,要黄冰糖。”阳光穿过葡萄架,碎金似的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,竟有几分好看。竹篮里的枇杷渐渐少了,碗里的果核越堆越多,一切都有条不紊。

一层枇杷一层糖,他码得极耐心。玻璃罐透明,我能清楚看见每颗果肉的位置。他像在搭积木,又像在排列某种只有他才懂

的顺序。偶尔有一块歪了,他还要伸手进去扶正。“这样糖才能渗得匀”,他解释,手里的活并不停。我递毛巾给他擦手,他摆摆手,说手上有点汁水不碍事。

倒白酒的时候,“你闻闻。”他停了倒酒的手,把瓶口凑过来。“三个月后这罐就好了。”他说这话时眼睛没看我,盯着罐里缓缓抬升的液面,直到完全没过枇杷。

罐子封好,他拍拍罐肚,退后两步端详了一阵,恍若在欣赏一件作品。“别看了,进去歇会儿。”我说。他摇摇头:“再看两眼,明天就搬柜子里去了。”

看着他看罐子的样子,我想起小时候,他也这样站在院子里看那棵枇杷树,一看就是很久。那时候我不懂一棵树有什么好看,现在还是不太懂。但我懂了他看罐子时的眼神。这里头装的哪里只是枇杷和

酒,分明是他一分一秒攒下来的耐心,是他说不出口的那些话,化作糖和酒,等时间来成全。

罐子被搬进了老柜子最上层。父亲在标签纸上工工整整写下今天的日期,农历四月十二。我问他为什么总写农历,他说:“你爷爷教我的,说这样记得住节气,知道酒到什么火候了。”他把标签贴在罐肚正中,拍了拍。外面的阳光正好,枇杷树在风里沙沙响。

母亲从厨房探出头喊吃饭。父亲走过去,路过那棵枇杷树时,随手摘了一颗放进嘴里,回头冲我笑了一下:“今年的甜。”我也笑了。我知道,三个月后,那罐酒会更甜。而此刻,每一滴酒都还是一枚完整的果实,在父亲的掌心里,慢慢等着变成琥珀色的时光。

[江西·九江] 瞿杨生



牵手一生

[云南·蒙自] 李磊 摄

老车依旧 父爱长存

回到久无人居的老屋,墙角那辆父亲生前买的黑色电动车,仍静静立着,蒙了层薄灰。我取来抹布细细擦拭,灰尘落尽后,车身依旧亮洁如新——这是父亲60岁那年的礼物,他一辈子爱惜物件,这车便也带着他的温度,熬过了岁月的磨损。

指尖抚过冰凉的金属外壳,记忆翻涌上来。刚买车那天,父亲在电话里声音亮得像个孩子,说以后我回家,他就骑车到车站接,不用再走几公里坑洼的土路。我第一次坐这车时,他腰板挺得笔直,特意把车骑得慢而稳,反复念叨“放心,保准给你送回家”。

直到那次我临时回家,才撞见他的秘密:车站旁,他正笑着招呼一位乘客坐上后座,骑车远去的背影,白发被风掀得晃眼。旁边跑摩的的师傅叹着气告诉我,老人的儿子在城里贷款买房压力大,买这车就是为了跑活贴补儿子,风雨无阻跑了好几个月了。那天我看着他收工回家,洗手时手上沾着擦不掉的油污,却还在怪我不提前说,不然早去接我了,我嗓子发紧,半个字都问不出口。

母亲说他后来总偷偷找钥匙出去跑车,说哪怕挣点油盐钱,也能帮我减轻点负担。可谁也没料到,半年后他突然重病,半个月便离开了我们。

今天擦完车,我决定把它骑回城里。父亲走了,但只要这车还在我身边,就好像他还陪着我,风里雨里,都在护着我往前走。

[陕西·西安] 姚秦川

幸福里的“暖心灯”

清晨七点,阳光轻洒,幸福里社区302室的门开了,张桂英挎着布兜走出,布兜里的搪瓷杯轻响,菊花茶香弥漫。“张阿姨早!”晨跑小伙打招呼,张桂英笑着递上南瓜糕,这一幕,是社区日常。

在幸福里,大家都亲切地称张桂英为“暖心老妈”。三年前,新住户李梅常因深夜楼道漆黑而害怕,张桂英得知后,自掏腰包在声控灯旁装了小夜灯。

张桂英的布兜四季装着不同惊喜。春天是香椿芽,夏天是酸梅汤,秋天是干桂花,冬天是烤红薯,且分文不取。去年夏天暴雨,小区西门积水,她冒雨举木板指挥大家过马路,自己却因此发烧,还惦记着独居老人。

社区老人都爱往她家跑。她帮刘奶奶取药、写用药说明,为王大爷修收音机、调戏曲频道。刘奶奶突发心脏病,多亏她每日敲门问候才及时送医。孩子们也把她当亲奶奶,放学后去她家等家长。

上个月社区“邻里节”,张桂英当主持人,一句“咱们社区就像大家庭,我就是爱操心的老妈子”,让全场动容。张桂英如社区里的一盏灯,用琐碎付出温暖众人。

[山东·济宁] 卜庆萍

母亲的小满人生 藏着生命哲学

母亲的“小满人生”体现在方方面面。单说她给我取的名字,我明明是家里的老大,名字里却带个“亚”字。

上中学时,有一段时间我总考第二名,有人说我的名字里的“亚”是第二的意思,注定要当“千年老二”。我回家气呼呼地说:“妈,干嘛给我取这么个名字?我考不了第一名,都是这个名字闹的!”母亲却笑着说:“第二名最好了,不像第一名那么压力大,而且还有进步空间。”我想了想,觉得有道理。考第二名也不错,把心态放轻松,然后继续努力,不求大满,小满就知足。

我家有定期开“家庭会议”的习惯。每隔一段时间,一家人就会把过去的事做做总结。生活中不如意的事很多,母亲引导我们多发现闪光之处。家庭会议的主题,往往是“成绩大汇报”。一家人都有很多喜事要说一说,收获和成绩都不少,气氛总是喜气洋洋的。不过结尾的时候,母亲总要提醒一下:“再好好想想,还有哪些不够满意的事。”

父亲卖菜,有一次赶上下大雨,摘下来的黄瓜、西红柿烂掉不少,是一笔不小的损失。我去县里参加数学竞赛,没能取得好成绩。妹妹参加了学校的舞蹈队,准备儿童节表演节目,可后来被刷下来了。

母亲听完了我们的小遗憾说:“过日子可不就这样嘛,就像课文里写的那样,有喜有忧,有笑有泪。有遗憾最寻常,将满未满才算好,这样以后咱们就有努力的方向了。”

这些年里,我经历过工作分配不如意,也经历过事业上的低谷期。母亲安慰我说:“人这辈子,没十全十美的。就像小满的麦子,差那么一点不要紧。这样心里头总有盼头,日子才能过得有滋有味。”

母亲的“小满人生”中,蕴含着深刻的道理。她能够发现平淡日子里的小幸福,懂得知足又有所追求。小满人生,就是不苟求完美,同时在期待中前行,母亲一生都在践行这个古老节气里的生命哲学。

[河北·保定] 马亚伟